

资讯快递

广西秸秆综合利用成效突出的县每年最高奖补1000万元

为充分调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积极性,有效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绿色发展,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自治区糖业发展办、自治区财政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奖补(暂行)办法》,秸秆综合利用成效突出的县每年最高能领到1000万元的奖补资金。

广西统筹安排资金奖补秸秆综合利用成效突出的县,可连续奖补但不超过3年。根据全区年度各县秸秆综合利用情况,分等级进行奖补,每县奖补金额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具体年度奖补县个数及金额,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当年度中央及自治区有关资金安排等实际情况确定。每年具体申报、评审和考核时间另行通知。

奖补的实施期限暂定为2020—2025年,到期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和自治区糖业发展办按程序组织综合评估,视评估结果确定政策保留、调整或取消。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累计落实中央、自治区资金超过1.7亿元,通过建设国家秸秆综合利用试点、“粮改饲”和食用菌利用秸秆等项目,大力推广秸秆粉碎还田肥料化利用、鼓励种养户收储秸秆转储饲料、利用秸秆生产食用菌等。2019年,广西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和基料化利用率合计为79.2%,其中秸秆肥料化还田4000万亩以上。全区大宗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玉米达96%以上,接近全量利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甘肃年产生物质成型燃料40万吨

秸秆能源是一种可以发电、发热的新能源。“十三五”以来,甘肃秸秆能源化项目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年产生物质成型燃料40.49万吨,带动推广高效低排放生物质炉(锅炉)2500多台。

甘肃秸秆能源化项目稳步推进。2019—2020年,依托中央财政资金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重点推进秸秆成型燃料、生物气化、炭气联产等能源化利用,配套推广高效低排放生物质炉,推动了农村冬季清洁取暖,并依托各类沼气工程,通过干式、湿式厌氧发酵工艺生产沼气,实现秸秆沼气化利用。通过项目建设,累计培育秸秆燃料化利用企业7个,年可加工生物质成型燃料8万吨,示范推广生物质燃料炉具300余套,探索形成了“秸秆能源化+肥料化”利用技术、“秸秆炭—气—肥联产增效+集中供气”技术等典型模式。

截至目前,全省共建成生物质成型燃料加工企业34家,年产生物质成型燃料40.49万吨,带动推广高效低排放生物质炉(锅炉)2500多台。

安康

广东惠州绿色农业牵手采摘游



台湾长果桑葚。

资料图

春风和煦,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上洞村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里种植着台湾长果桑葚,只见桑树伸枝长丫,青红不一的桑果如流苏般垂落,令人垂涎。

“长桑真是甜到飞起,有点绿的也超甜。”游客谢女士带着孩子到果园采摘了满满两篮桑葚。味道鲜甜的桑果瞬间俘获了大人和小孩的心。如今,每到周末,趁着天气晴好,谢女士和丈夫便喜欢带着孩子到近郊乡村游玩。“乡村空气好,水果新鲜,出来踏踏青,摘摘水果,最舒服啦!”市民黄阿姨说。

“我们这里的桑葚,3月份开始采摘,采摘期约3个月。”惠州市世外桃源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曾伟新说。曾伟新是河源人,原本在河源搞农业,种植葡萄、桑葚等,1992年来到惠州定居。几年前,看中了上洞村青山环绕的良好生态环境,决心在惠州发展农业。他花了大半年时间,挨家挨户商谈,将村里的荒地盘整出来。“把荒了的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发展绿色农业,做良心农业,希望为惠州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曾伟新说。

曾伟新前后投入近600万元,打造了葡萄、桑葚种植基地,办起了占地约200亩的农庄,发展乡村游。“这里还有荔枝、龙眼、黄皮等,一年四季有果摘。”现在正是桑葚成熟季,不少惠州本地游客和深圳、东莞等地游客纷至沓来。

陈春惠



日前,在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的宏硕多功能智慧育秧工厂,工作人员操作循环运动式育秧苗床设备。

春耕时节,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的宏硕多功能智慧育秧工厂投入使用。据了解,该智慧育秧工厂在实现集中规模化育秧的同时能够控光、控温、控湿和操作自动化等,有效避开“倒春寒”的风险,提高育秧效率和秧苗成活率。图为工作人员察看秧苗床上秧苗的长势。

陈泽国 摄

聚焦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点草成金 筑渠成景 变废为宝

浙江打好农业农村生态能源牌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文/图

点“草”成金,一根小秸秆“链”成一个大产业;筑渠成景,一条生态沟渠开创农田面源污染末端治理新模式……近年来,浙江省围绕现代生态循环农业这一主线,以农村沼气工程为主抓手,大力推进秸秆全量化利用、农村清洁能源建设、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在农业农村生态与能源建设领域创造了不少亮点和经验,多项工作做成了浙江样板,走在了全国前列,为“重要窗口”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点“草”成金,小秸秆“链起”大产业

农谚说“斤粮斤草”,生产1斤粮食要产出1斤左右秸秆。这么多的秸秆如何处理、怎么利用成了一道难题。多年前,秸秆被当作农业生产垃圾一烧了之,不仅浪费了资源,还严重污染环境。而今,这些曾经的“废弃物”却被“点草成金”,一根根秸秆奇迹般地“链”出了一个大数据。

“稻草容易腐烂,新鲜的玉米秸秆粉碎后,用机器压实储存不会变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安吉美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只湖羊每天的喂食量在1公斤左右,公司自2015年落户天子湖镇高禹村后,就开始在当地收储玉米秸秆,现在每年的收储量达到1300吨,基本保障了日常用量。

而集农业有机肥生产、果蔬种苗培育种植等于一体的安吉欣农农业有限公司,则通过与第三方研究团队合作,将各类秸秆、园林绿化垃圾、畜禽粪便等农业有机废弃物研制成系列有机肥,用于改良土壤。

“不要小瞧了这秸秆,用处可大了。”欣农公司负责人鲁华丰说,用秸秆制成的有机肥不仅能有效提升土壤肥力、保护生态,还能解决农户秸秆无法处理的难题,同时还增加了收入,一举多得。2020年,欣农公司通过就近收集、就地就近处理及利用的方式,利用水稻秸秆3500吨,生产有机肥4000吨,产值280万元,净利润54.4万元。

“以前秸秆处理麻烦,现在可以卖给欣农等企业。”当地的种植大户说,这让农业生产变得轻松起来,而且还可以从欣农购买加工好的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量,让农产品变得更加健康。

杭州市余杭仁和街道引进的杭州恒麟惠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稻草秸秆为原料,生产草纤维、草绳和防汛袋等,年利用稻草秸秆2500余吨;街道引进的杭州创盈新能源有限公司,以油菜秸秆为辅料,与木屑混合后生产生物质颗粒燃料,年利用油菜秸秆1200余吨;桐乡市兴农粮油专业合作社则利用秸秆制备全营养水稻育秧基质,年可节本20万元;浙江隆宸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生产双孢蘑菇,将传统二



浙江省嘉兴桐乡濮院镇红旗漾村生态拦截沟渠系统。

次发酵工艺改造提升为三次发酵后,既缩短蘑菇培育周期,又提高蘑菇品质,年可利用农作物秸秆1万吨,年产值增加2000万元。该企业还与周边合作社签订秸秆购销合同,合作社的秸秆给企业制作蘑菇培养料,企业的菌渣返还给合作社,用于生产有机肥,形成“秸秆—食用菌—菌渣—有机肥”的循环模式,实现“合作社+企业”的双赢。

筑渠成景,生态沟渠创新农田面源污染末端治理新模式

桐乡市濮院镇红旗漾村以种植水稻作物为主,由于在生产上肥料用量较大,造成了农田尾水中氨氮、总磷指标偏高,加剧了周边河道的富营养化程度。这条总长1123米的生态沟渠系统,结合当地断头浜的地形特点,利用挡水分离坝将沟渠从中间一分为二,再人工设置前高后低的落差,从而建立起可自行流动的“U”型回水系统,延长尾水在沟渠中的过滤与净化时间。在沟渠底部还种植沉水植物,吸附底泥中的氮、磷等物质,对底泥进行改良,形成“水下森林”,此外,还投放鱼类和底栖动物等水生动物,增加生态系统稳定性,进一步增强水体自净能力。检测对比沟渠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水质,总氮、总磷分别下降10%和30%以上。

红旗漾村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的建设还紧紧结合了美丽乡村、美丽田园、美丽河道建设,不仅沟渠两边用水杉木桩建成了原木护岸,入河净化塘周围还点缀了原木、鹅卵石等滤材,并增设了景观喷泉、景观浮岛,让沿岸风景更加美丽,将田园打造成农户家门口的“口袋公园”,成为观光休闲的“网红景点”。

“现在我们这里大变样,环境漂亮了、水干净了,家门口有了个小公园。”如今,这句话成了当地村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位于湖州市吴兴区杨漾村的稻田综合种养生态拦截沟渠,总长度达1200米,通过生态沟渠—提升井—沉淀池—过滤坝—曝气池—过滤坝—生物净化池,层层拦截氮磷及其他污染物,实现尾水达标排放。地处南浔区菱湖镇勤劳村鱼塘洋园区内的生态沟渠全长1000余米,覆盖鱼塘面积515多亩,沟渠设置了透水坝、拦截坝等辅助性工程设施,兼顾经济性、实用性和观赏性。

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建设是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唯一全面实施,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工程,具有“氮磷拦截、田园景观、生态修复、洁净排放”四大功能,是农田面源污染末端治理与农田生态建设重要载体。

据统计,浙江省自2018年开始建设农田氮磷生态拦截沟渠系统以来,至今已累计建成402条各具特色的生态沟渠系统,检测对比沟渠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水质,总氮、总磷分别平均下降20%和30%以上。按每条渠长1000米、流域面积500亩计算,惠及面积达20多万亩,极大地推进了浙江省农田面源污染的治理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

变废为宝,农村沼气工程让天更蓝水更清

“噗”的一声灶头上立即腾起蓝色火焰,在诸暨市阮家埭村,宣大妈边掂锅翻勺边说,“现在用沼气烧菜,既环保,又省钱!我们这个沼气是用猪粪、厨余垃圾为原料,你看,火还挺旺的。”

阮家埭村以沼气工程为纽带,利用猪粪、厨余垃圾、生活污水入沼气池产沼气,供应村里200户农户炊事用能;沼液作为有机肥施用于周边的200亩农田和100亩蔬菜基地,实现种养结合,形成了基于沼气技术的村级生态循环园区示范模式,曾

获省清洁能源示范村、绍兴市卫生村等多项荣誉。阮家埭村是浙江省实施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工程的一个典型案例,目前像阮家埭这样的农村沼气集中供应点,浙江省有700多处,为4万多户农村居民提供了清洁能源。

天台县在全省率先提出“测土配方、差别利用”沼液科学施用新模式,建立了水稻、桃树、芦笋等作物的沼液科学施用试验示范基地,并在白鹤镇建成全省首个单池容积400立方米具有物理过滤、高压输送、自动清池、肥料配比、智能控制等功能的田间沼液储肥池。诸暨市则积极推广以农村沼气工程为纽带的“猪—沼—作物”生态循环农业模式。如浙江永宁弟兄农业有限公司构建种养结合、产销一体的立体式经营方式,设置区域性生态农业闭路循环系统,整体分为“四区”,其中“核心区”为处理万头规模化生猪养殖场粪污的沼气工程,“紧密区”为1500亩果蔬基地和无公害稻米生产基地,“配套区”为7500亩的果蔬、茶叶、竹林和香榧基地,“配送区”为绿色农产品配送服务公司。该工程年可年产沼气34万立方米,发电50万度,用于饲料加工、仔猪保温等,年利用沼液9.5万吨,节本增效100多万元。

精测细绘,监测网络摸清农业面源污染情况

一到下雨天,就成了天台县农业农村生态能源站葛某兵最忙的时候,他要到位于平桥镇张思村的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点采样、送检。“为保证数据精确,采样、送检要当天完成。”他告诉记者,这个省控农产品产地环境地表径流监测点,于2018年底正式投入使用,采用稻麦轮作模式,主要监测不同的施肥方式下,氮、磷等养分通过地表水流失的情况以及其在土壤、农作物中的含量情况,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提供数据支撑。截至目前,该监测点已完成稻、麦轮作3次,通过自动化采集地表径流、灌溉水样80个,土壤、植株样品60个,送至具有相关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采集数据700余个。

土壤环境关乎三农生产发展,也关乎粮食质量和饭碗品质。早在2014年,浙江省就开始给土地进行“体检”,指导群众科学种植,提高产量。在样品采集上实现机器换人,在减少人工的同时让样品采集更加规范,确保数据精确。

截至目前,浙江省已建成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点国控点3个,省地控点40个,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番薯、西瓜等我省主要农作物品种、产区 and 种植模式,初步形成了国控、省控和地方性三级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网络体系,为摸清农业面源污染打下了基础。下一步,在增加监测点的同时,我省将着力推进监测点正常运行,开展监测数据的分析与应用,为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山东阳信开发清洁能源向“无煤县”迈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是全国鸭梨之乡、畜牧百强县,凭借当地的资源优势和县域企业木质颗粒、畜禽粪污等生物质热电联产日渐成熟的技术优势,因地制宜蹚出了一条清洁取暖的新路子。

阳信县境内有10万亩成方连片的梨园,年可剪枝5万吨,是全国畜牧百强县,年存栏肉牛27万头,年可产生牛粪150余万吨;是传统的木器制造大县,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各类木器加工企业每年可产生锯末10万吨。阳信作为传统农业大县,拥有耕地55万亩,年可产生作

物秸秆80万吨。

借助当地丰富的资源优势,阳信县利民生物质能技术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全县生物质清洁取暖工作。该公司副总经理魏中生告诉记者,作为生物质燃料生产和生物质清洁取暖实施企业,木质颗粒燃料生产工艺已十分成熟。“我们以大量的秸秆和树枝为原料,然后靠物理挤压来生产生物质燃料,中间不添加任何化学原料,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比传统煤炭的价格便宜将近一半。”魏中生说,现在全县清洁取暖的占有率已经达到90%左右。

据悉,阳信县作为全国北方农村清洁取

言论

燃气下乡,“用得上”更要“用得起”

别凡

燃气下乡,说来其实并非新鲜事物。近年来,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推行的煤改气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种探索。今年初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推进燃气下乡,支持建设安全可靠的乡村储气罐站和微管网供气系统”,燃气肩负起了振兴乡村的重任。但总结经验,“用得起”是决定燃气能否在乡村“畅行”的关键因素。

推动燃气下乡,其中的经济账必须先算算。相较而言,乡村地区居民收入偏低,对用能成本更加敏感。如果仅是用来做饭,燃气费用或许并不高。但如果同时用来取暖,费用便会陡增。有调研显示,农村房屋保暖性较差,冬季室温要维持在18摄氏度,每月燃气费用可高达1500

元。这比烧煤或薪柴显然要贵得多,就算用起来再干净、再方便,也会让很多低收入者望而却步。更有甚者,即使在政策推动下用上了燃气设备,也出现了因气价过高而弃之不用的案例,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也给燃气下乡政策抹了黑。

可见,燃气下乡绝不能“一装了事”,保证居民“用得起”比“用得上”更加重要。此前,补贴是煤改气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但燃气下乡范围更广,如果仍主要依靠补贴,无疑会给财政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磨刀不谋砍柴工”,燃气下乡大规模推广之前,寻找由政府、企业、居民都满意的方案是必须做的功课。

一方面,因地制宜选用合适的“气源”,提高居民用气的性价比,而非“一刀切”使用天然气,是降

低居民用气成本的根本途径。如在生物质资源丰富、技术成熟的地区,生物天然气不失为好的选择。在偏远的山区农村,液化石油气也可为居民做饭带来更多便利。另一方面,加强技术创新、设备国产化,从燃气全产业链各环节降低费用,也是可选措施。此外,优化燃气定价政策,完善成本监审机制,也是稳定乡村用气价格的必要之举。

但要降低农村居民用气成本,尤其是用气取暖成本,要解决的难题远不止这些。农村房屋普遍面积较大、保暖性较差,节能改造必不可少,否则燃气表中走高的数字,不仅让百姓吃不消,也会对燃气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但就当前的农民收入水平而言,愿意自费对房屋进行节能改造的又有多少?尤其需要引

起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极端天气的增多,我国冬季用电与用气高峰叠加,且尖峰用量屡创新高,尽管我国在天然气产量与储备方面做足了工作,但一旦气源紧张,气价上升,农村用气居民如何不受影响?

民生无小事,办好暖人心。燃气下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其初衷在于提升乡村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如果因为使用燃气而给居民带来巨大经济负担,无疑是本末倒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未来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必然逐步增加,那时,使用燃气的费用或许可对农村居民来说已可以承受。但在目前,控制农村居民用气成本,“把好事办好”,让农村居民用气既“暖身”又“暖心”是首要任务。